涅瓦河上的烟花（上）

胡钰

每个国家都有一座或几座城市集中承载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与光荣。对俄罗斯来说，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无疑是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前者由彼得大帝建立，作为十八、十九世纪的首都，引领着俄罗斯面向欧洲的大国崛起之路，后者从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代起就是俄罗斯民族的中心城市，在二十世纪初以来再次成为首都，展现着俄罗斯扎根传统的斯拉夫之魂。有俄罗斯谚语说：“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这句话极其细腻地把握了两座城市在俄罗斯的定位。而果戈里说：“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彼得堡需要俄罗斯。”更加幽默地点明了两座城市在俄罗斯的价值。2019 年暑期，我与清华全球胜任力海外课程的同学们一道，沉浸在这两座丰厚的城市里，深切地触摸到俄罗斯的历史、现实乃至未来。

一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具有厚重底蕴的大国。此行走来，一路看，一路谈，深感俄罗斯人的历史认同感很强，这种认同感集中在俄罗斯三百年来的历史上，集中在彼得大帝与卫国战争上。

为了让俄罗斯更接近欧洲、学习欧洲，1703 年，彼得大帝决定在通向波罗的海的涅瓦河口的兔子岛上修建一座城市，这才有了今天的圣彼得堡，也才有了俄罗斯走向强国乃至帝国的进程。圣彼得堡最先以圣徒彼得的名字命名，此后圣彼得堡的城市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越发密不可分。这位伟大的改革者，集中陆军和海军的力量，打通了一个“瞭望欧洲的窗口”，在大力推动围绕国民经济的改革时，不仅仅引进欧洲最先进的成果，还把它还植入到俄罗斯的丰富土壤中。在效仿欧洲的过程中，尽管有着强大的民族传统势力的阻碍，但这位君王“用野蛮制服了野蛮”，不但让这座新城成为都城，而且强力带动了俄罗斯欧洲化的进程。不过，学习强者是为了超越强者，彼得大帝曾说：“我们需要欧洲一百年，然后我们就会扭过屁股给它。”

作为引领俄罗斯走向强国的君主，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历史上赢得了包括历代沙皇和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历代俄罗斯统治者的尊敬。走在圣彼得堡这座城市里，可以在街头看到展示他英姿的巨大青铜骑士雕像，在博物馆里看到描绘他形象的巨幅油画，在各种版本的俄罗斯历史故事里看到他伟大的功绩。换言之，整个俄罗斯至今依然弥漫着彼得大帝的气息。

有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的三条大河对应着俄罗斯的

涅瓦河上见彩虹

三个历史时期。“如果说第聂伯河把俄罗斯变成拜占庭式的，伏尔加河把俄罗斯变成亚洲式的，那么，涅瓦河就把俄罗斯变成欧洲式的国家。”而这三个时期分别对应着基辅时期、莫斯科时期和彼得堡时期。今天，涅瓦河边的彼得保罗要塞大教堂成为这位大帝的长眠之地。在这里，这位执掌俄罗斯43年王权的君主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瞻与祭奠，常年里、终日间熙熙攘攘，热热闹闹。

对卫国战争的记忆来自于1941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在全苏人民的英勇抗击下，通过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击退了侵略者。现如今，不仅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有卫国战争纪念馆，即便是中小城市乃至乡村都有卫国战争纪念碑，还要标明本地有多少人在卫国战争中参与、牺牲。引人瞩目的是，这些战争纪念中洋溢的主题是胜利与豪迈，不是屈辱与悲戚，是反思战争，也是反对战争，这些纪念是为了逝去的民族英雄，更是为了今天的民族精神。

更令人赞叹的是，俄罗斯新婚青年夫妇多会到卫国战争纪念碑进行纪念活动，默哀，献花，拍照。起初得知这个信息时，我还有些将信将疑，直到在参观莫斯科的卫国战争纪念馆时，看见了一对穿着婚纱、礼服的新婚夫妇在纪念馆外的胜利广场上拍照，才确信了这一细小而伟大的当代俄罗斯民族习俗。于是乎，我和同学们一道欣然与这对新人拍照，留下这一美好的纪念。而当我们接着参观时，发现了又一对同样盛装的新婚夫妇也在此拍照。

俄罗斯历史上还有一次引以为豪的卫国战争是1812年击退了拿破仑的侵略。当时拿破仑已经进入莫斯科，但俄罗斯人依然以近乎毁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坚决抵抗，以致拿破仑不得不撤退。因而，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也可以看到许多纪念这一胜利的纪念碑。

十九世纪的拿破仑和二十世纪的希特勒都是曾经试图征服欧洲的战争狂魔，且在战争初始阶段都所向披靡，但都在俄罗斯遇到了自己的克星。这已经成为俄罗斯人引以为豪的民族胜利，成为了民族记忆中的闪亮共识。

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尽管都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现在的人们似乎对拿破仑的印象要好于希特勒，在叙述前者的战争行为和意图时更温和。对此差异，在俄

罗斯访问期间，我虽多次问及，但没有清晰的答案。也许，根本原因在于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希特勒基于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和生存空间理论强烈呼吁灭绝雅利安种族以外的种族特别是犹太人，把斯拉夫人当成奴隶，试图“清除”地球上破坏“血统纯洁性”的种族，显然这跟拿破仑的作战意图、方式和带来的后果是有巨大差异的。

二

俄罗斯是文化大国，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的大师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不但为俄罗斯创造了民族文化财富，也成为了民族文化纽带。在圣彼得堡，可以看到许多以这些伟大人物命名的公共建筑，比如地铁站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车尔尼雪夫斯基站、柴可夫斯基站、马雅可夫斯基站、高尔基站等。2019 年，为了纪念在多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俄罗斯人物，基于全国民众投票的结果，普京总统签署了法令，给俄罗斯的 40 多个机场重新命名，如莫斯科的主要机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伏努科沃机场现在被称为普希金机场、罗蒙诺索夫机场和图波列夫机场。这些伟大的名字天天出现在站牌上、地图里、口头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俄罗斯民族的共同文化基因，也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形象展示。

圣彼得堡有一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当年普希金在这里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参观时，那种极强的沉浸感、故事感和还原感，可以把人拉回十九世纪上半叶主人公生活的年代和个人化的场景。尽管受到沙皇的打压，但是普希金的才华、精神和影响是无法被压制的，他被同时代的十二月党人、诗人、作家们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的初恋”，甚至于被认为“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而他本人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也有着很高的声誉。当我和同学们坐在普希金故居的花园中时，面对着他的雕塑，有同学就朗诵起了他的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也有一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尽管主人公在这里只居住了半年。博物馆中展示了普希金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莫斯科上演普希金剧作的情况，还有 1828 年创作的石板印刷的普希金肖像。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我随手翻看，发现有许多中文留言，且多是前几天或当天的，可见中国参观者之多，其中或是向诗人致敬，或是抒发自己的参观感受，有人写下“相信生活的希望，相信自己的力量”，还有人写下“普众的土壤，希望的母乳，金色的成果”。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历史上与普希金齐名的又一位文学巨匠。莫斯科有一处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1882 年至 1901 年托尔斯泰全家住在这里，这里不但留下了这位伟大文豪的浓郁气息，还有曾经来这里拜访过的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影子。在所有的聚会中，托尔斯泰是天然的中心。曾经来这里拜访的高尔基说：“你看着他的时候，就会非常愉快地感到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就会意识到，人——是可以成为像托尔斯泰一样的道德高尚的人的。”列宾曾写道：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只要他一出现，“任何肮脏的世俗利益都毫无立锥之地。”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居住期间是创作的高峰期，写作了《复活》以及关于信仰、道德、艺术、战争等的大量随笔文章。作家 1910 年去世，作家夫人 1919 年去世，1921 年这里就成为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博物馆保存了作家和家人使用过的五千余件物品，按照当年的原样做了细致的复原，尤其是书房里，保留了当年作家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两个樱桃木笔、孔雀石墨水缸、木制吸墨器，四个用于放置文件的镇纸，

两个青铜烛台，还有一些报纸和文件。当年就是在这张桌子上，作家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埋头写作，专注工作时毫不分心，甚至于在写作缺纸时他都是眼前有什么就继续在什么上面写，包括板材的下脚料、信件的背后、发票的背面等等，都曾经成为作家的“稿纸”。从写字台的窗户望出去是郁郁葱葱的花园，遥想当年这位文豪在这里思考与写作，探寻“如何生活”的命题，得出了结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芸芸众生，都应该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这才是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

俄罗斯文化中以文学为中心，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许许多多的作家及其作品感动了世界。在莫斯科，我们还专门拜谒了另一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记得当时，就在我们快要走近墓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一位中国军人正静静地伫立在墓地前，于是，我和同学们都不约而同远远地停下来，安静地注视着那位军人，眼见他对着墓地笔直地站着，过了一会儿，缓缓抬起右臂，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待这位中国军人离开，我们来到墓地前。墓地上有着这位作家的半身坐像，侧脸凝望远方，左臂弯曲，右臂伸直搭在一叠文稿上，雕像下的台阶上还有一顶帽子和一柄宝剑。在雕像前的棺盖上，摆放着依然新鲜的两束鲜花，显然是有人刚刚来凭吊过。引起我注意的是鲜花边的一张卡片，仔细一看，是一段以工工整整的汉字书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落款是来自中国的一个访问团。

莫斯科托尔斯泰故居花园

俄罗斯人对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充满了敬仰之情，而且自豪地纪念与传播。在访问莫斯科国立大学时，接待我们的一位院长介绍说，我们送给中国许多朋友的礼物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杰出文化人物的雕塑，其中包括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被誉为“俄罗斯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的罗蒙诺索夫。而在圣彼得堡我们住的酒店，餐厅里挂着普希金的画像，房间里挂着屠格涅夫的画像。

《论语》上说：“慎重追远，民德归厚矣。”其实，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传统，不仅让民众忠厚，更让民族深厚。